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六十

瑞安孫詒讓學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瀟儀小命時事所勅問也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疏**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瀟儀者此官屬大僕職事並以大小相備所掌略同賈疏云大僕所云大命及祭祀賓客詔相之者是大此小臣大僕之佐故掌其小者也注云小命時事所勅問也者廣雅釋詁云敕語也勅卽敕之借字詳宰夫疏云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子新書容經云行以微磨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容而任趨以微磨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汜足如射箭此趨行之容也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喪服記注云吉時

周禮正義

禮六十

卷一百一十三

拱尙左手喪時拱尙右手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立則
磬折拱則抱鼓又司儀有天揖時揖土揖此拱揖之容也古之
揖若今之拱手詳大祝及司儀疏賈疏云謂若趨以采薺行以
肆夏天子揖同姓之等皆有容儀而詔相之掌三公及孤卿之
復逆正王之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玉藻曰王卒食立端而居疏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者復逆詳大僕疏諸侯不純臣其復逆
大僕掌之三公孤卿爲朝臣其復逆小臣掌之尊卑內外之差
也其大夫以下復逆則御僕掌之賈御僕疏謂此官亦掌大夫
士復逆非也詳彼疏注云謂燕居時也者謂退居燕寢時對
大僕正王之服位王眡治朝燕朝皆云正位彼爲王眡內外朝
行禮時之服位也孔子燕居孔疏引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

居引玉藻曰王卒食立端而居者證王燕居之服也賈疏云彼在路寢中食訖退適燕寢服立端朱裳而居之案王燕服立端當立裳賈說未塙詳司服疏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疏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者與士師爲官聯也士喪禮君視斂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亦云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依彼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爲前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俠阼階賈彼疏謂據書顧命若然書云四人騏弁執戈夾兩階用鄭謂卽此官上士四人與大僕掌路寢內外之事小臣佐大僕所掌同執戈先後者蓋路寢之常衛左襄二十八年傳說齊慶舍臣盧

周禮正義

禮六十

二提學和

五百四十五

蒲癸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然則小臣執戈先後亦卽王之寢戈蓋祭祀會同賓客王出入則旅賁氏執戈先後燕出入則小臣執戈先後職掌亦互相備也 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者此舉漢法爲況此經及道僕士師並云王燕出入對大僕王出入前驅爲朝覲會同祭祀巡守征伐之事明爲無事出入游觀可知漢之觀苑卽周之園游詳地官敘官及圉人疏大祭祀朝覲沃王盥疏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賈疏云大祭祀天地宗廟酌是王將獻尸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爲王沃水盥手也詒讓案大祭祀沃王盥者謂朝踐獻尸時此官執匱水爲王沃盥也朝覲亦冢大爲文卽大宰大朝覲會同別於四時朝覲爲大也大朝覲王有饗禮之事則亦有盥公食

大夫禮云小臣具榮匱在東堂下注云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然則大祭祀朝覲王亦不就洗可知沃盥互詳鬱人及御僕疏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賓社與諸侯來朝者射疏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者賈疏云祭祀云小則賓客饗食皆蒙小字若然饗還爲小賓客者也小賓客謂諸侯遣臣聘問天子者也賓射對大僕亦爲小也案賈說是也此賓客饗食並據聘臣惟賓射則通賅君臣以其禮輕也凡賓射在治朝又此官掌正王之燕服位則王燕射在寢亦當掌其事經文亦不具也小祭祀賓客饗食詳小司馬疏云如大僕之灋者亦正王之服位詔灋儀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卽據此經 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者大宗伯

嘉禮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是也詳大宗伯及射人疏掌士大夫之弔勞疏掌士大夫之弔勞者賈疏云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王使往此不言王使往亦王使往可知詒讓案天官世婦疏引此注云致禮同名爲弔今本無注疑傳寫挽之然依司服經注則王於大夫士自有弔法與公卿同大僕注不云致禮而此注別以致禮爲釋未詳其義或是賈馬注賈偶誤記耳呂飛鵬亦云賈氏既於世婦疏引之而本疏不及一字疑非鄭君注也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疏而警戒祭祀有司者大祭祀於前期十日大宰戒

百官大司寇戒百族時此官則戒祭有司也云糾百官之戒具者小宰云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云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此官則糾枝之與彼爲官聯也 注云謂王有故不親祭也者謂若王有疾及哀慘不得親與祭祀大宗伯攝位之時其小祭祀王本不親祭者蓋大小宗伯命祭有司不必受命於王也賈疏云此云受命于王以貶祭祀既祭帥羣有司反命於王以王命勞之明是王合祭有故使人攝之者也云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者小宗伯注云祭有司謂大祝之屬此亦謂宗祝諸官凡有職事於祭祀者祭僕皆警戒之也云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也又云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此云校錄與察義同牲物卽官所當共者故必豫校錄其數也既

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
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
疏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者都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文王世
子云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注云告祭畢也大戴禮記諸侯爵廟禮云既事皆退反命于君
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爵某廟事畢君曰諸宗人請就燕君揖
之乃退此既祭反命之儀蓋與彼略同云以王命勞之者此官
既反命因還以王命勞羣有司也云誅其不敬者者有司將事
有不敬謹者則誅責之亦此官之官刑也云大喪復于小廟者
王喪以冕服后喪以禕衣皆十二人復於小廟詳夏采疏賈疏
云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此祭僕復小廟其夏

采復大廟小寢大寢下隸僕復也案內祭祀王后世子皆與則此小廟復亦當兼王后世子之喪賈說未核 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者高祖以下謂四親廟也檀弓謂之小祖始祖謂后稷廟也夏采檀弓謂之大祖詳夏采及守祧疏賈疏云其二祧不言復亦應此祭僕復但無寢耳引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者左傳杜注穀梁范注並云大廟周公廟魯以周公爲始祖故周公廟稱大廟此周大廟爲后稷廟所祖雖異而以始祖廟爲大廟則同故引以爲證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立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疏凡祭祀王之所不與者此據侯國

而言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與彼義同而事異彼據王朝羣祀王宜與而不與者當王官共禽非祭僕所掌也云則賜之禽者謂賜以犧牲也禽者鳥獸通名詳庖人疏云都家亦如之者都宗人注云都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又家宗人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是都家同姓別子爲宗並有先王廟故亦有賜禽法也 注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者先鄭意王朝非尊祭祀王尙不與明公卿等自祭祖廟王不與可知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按司服六冕所祭皆王合親爲何有非郊廟王不與者乎故不從之云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者此謂公卿之無采地者亦得自祭其先

祖與下都家爲有采地者異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詒讓案若如先鄭說公卿自祭其先祖則王本無與法經不當云王所不與故後鄭不從云立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者賈疏云若然經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祖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者也案賈謂此指同姓諸侯是也左襄十一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注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是魯有先王之廟也但王子弟封畿內外者必別子爲宗始得於五廟外特立祖王廟櫛非宗國疑不得立文王廟賈並舉之似未審詳都宗人疏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

肩胛膊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
疏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者膳夫云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
膳之則此祭僕展視訖仍與膳夫同受之二官爲聯事也 注
云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者膳夫注云致福謂
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是也致者都家宗人致之祭僕
也詳膳夫疏云展謂錄視其牲體數者內宰注云展猶錄也此
致福卽致牲體故知展謂錄視其體數也云體數者大牢則以
牛左肩胛膊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
五個者並據少儀說致福法彼注云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
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膊因牛序之可知賈疏云凡祭祀周人尙
右故右胙皆祭故以左胙致人祭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

謂天子之士言肩臂膊折九个者則一體折爲三段則牲少體
不得全自外皆然以人多故也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羣吏府史以下疏掌
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者此復逆亦互文並謂以事奏告於王
也詳宰夫疏云與其弔勞者此當專冢庶民言之小臣云掌士
大夫之弔勞卽此羣吏則此官不得復掌其弔勞明經文不兼
冢羣吏也庶民亦有弔勞者蓋軍旅大役之事效死服勞或蒙
優禮非恒典也 注云羣吏府史以下者小司寇朝士注義並
同賈疏云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復逆此官所云
羣吏對庶民是府史以下言以下兼胥徒若然不見大夫士者
小臣孤卿中兼之矣案鄭賈說非也羣吏猶言羣臣凡大夫士

皆爲羣吏小臣職孤卿中不得兼大夫士也府史胥徒卽庶人在官者庶民內已賾之矣左僖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僕人以告又襄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杜注云僕人晉侯御僕是諸侯御僕亦掌羣臣復逆之事可與此經互證此注及小司寇朝士諸注並誤詳大宰小司寇疏大祭祀相盥而登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謂爲王登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疏注云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者賈疏云上小臣云沃此又云盥明是奉槃授巾以其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故云也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詒讓案此亦謂相王盥也特牲饋食禮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涓沃執巾者在匱

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少牢饋食禮
及士虞禮經記尸盥並有奉槃授巾之節王尊不就洗盥與尸
同也又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注
云槃承盥水者巾以挽手國語吳語越行成於吳曰一介嫡男
奉槃匭以隨諸御諸御蓋卽此御僕之屬盥儀詳鬱人疏云登
謂爲王登牲體於俎者羊人注云登升也有司徹乃升注云升
牲體於俎也又士冠禮注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對文則異
散文得通左隱五年傳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孔疏引服虔說
亦以登爲升引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者彼文
云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
事舉魚腊鼎乃匕卒載加匕于鼎此約引之證祭祀相盥及登

牲體於俎之事**大喪持翼**翼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疏**大喪持

翼者謂王喪也后喪則女御持翼世子喪疑當使東宮侍御士

庶子等持之皆不使御僕也 注云翼棺飾也者詳女御縫人

疏云持之者夾蜃車者喪大記鄭注云翼車行使人持之而從

明堂位注云翼夾柩路左右前後則天子八翼即使此御僕持

之以夾蜃車左右前後各二也蜃車即王之柩路詳遂師疏掌

王之燕令燕居時之令**疏**注云燕居時之令者賈疏云以御侍

近臣故使掌燕居時之令施之於外也以序守路鼓序更**疏**以

序守路鼓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守之者

亦於大寢之門外大僕建路鼓之所賈疏云此即大僕所云速

逆御僕與御庶子者也 注云序更者注例用今字作序小可

寇注云敘更也謂以敘次更迭相代守之儒行云更僕義亦相近賈疏云卽上鄭云直事鼓所者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玄謂論語日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疏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者謂太祖及四親

廟之寢也知非王之大小寢者以宮人掌王六寢之脩則王寢埽除糞洒之事自有宮人主之非隸僕所掌也且段令昇王寢則亦當云六寢不當言五若云五燕寢則文又不備故鄭以五廟寢爲釋也賈疏云五寢旣隸僕埽除其廟按守祫注皆宗伯埽除詒讓案宗伯所脩除者爲正廟與此官掌後寢職掌互相

備亦官聯也又大射儀云隸僕人埽侯道司宮埽所畫物司宮
卽宮人隸僕人亦卽此官之屬彼畫物在堂宮人埽之侯道在
庭此官埽之與此經宮人埽王寢在內此官埽廟寢在外比例
亦略同足證鄭義凡大射在宮外之射宮而使此官埽其侯道
則又兼及宮外埽除之事矣云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者釋廟
有七而寢唯五之故凡五廟在路門外之左祫無寢別立與五
廟不同地詳春官敘官及守祫疏云詩云寢廟釋釋相連貌也
者今毛詩無此文聘禮疏引此注釋釋作奕奕蔡氏獨斷云頌
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同呂氏春秋季
春紀高注云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淮南子
時則訓注及續漢書祭祀志說並同今案詩小雅巧言云奕奕

寢廟與諸家所引文異據蔡氏引作頌曰則當是魯頌閟宮篇
新廟奕奕之異文疑二家詩或作寢廟釋釋又或作寢廟奕奕
與毛不同鄭因其寢廟連文故引以證廟寢前後同處相連貌
卽釋釋釋之義文選甘泉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釋釋盛
貌盛與相連義亦相成也云前曰廟後曰寢者獨斷云宗廟之
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
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
之宮賈疏云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
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按照
十八年鄭災簡兵大蒐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者彼
廟不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案左傳子大叔之寢在道北

者孔疏以爲卽游吉所居宅於義爲愜若廟後之寢與廟必相連無分居道南北之理賈說非是金鶚云廟後之寢以藏衣冠祭器其制無東西廂無東西廂則無夾室或謂有夾室者非也大廟之寢曰大寢羣廟曰小寢當各殺於其廟案金說是也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此寢榭並繫廟爲文蓋廟之別制或又有榭故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災榭公羊作謝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何注云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亦與釋宮義合榭蓋非廟祧之常制故經不見也云泥埽曰埽埽席前曰拊者葉鈔本釋文云拊本又作拊案此據少儀彼文亦作拊說文土部云埽棄也埽除也讀若

糞坩也又華部云糞棄除也手部云拊拊手也案糞卽糞之
隸變糞與糞音義略同經典多借拊爲坩故鄭據少儀之埽拊
釋此經之埽及糞也坩者亦坩之段借字少儀孔疏云汜廣也
謂內外俱埽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曰拊也拊是除穢埽是
滌蕩云洒灑也者毛詩魏風山有樞傳文赤友氏注同管子弟
子職篇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洒卽謂播灑也鄭司
農云洒當爲灑者謂洒埽字當以灑爲正也云玄謂論語日子
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者子張篇文段玉裁云大鄭云當爲灑
直謂洒爲字之誤依說文灑汎也麗聲洒滌也西聲其音義不
同大鄭是矣而後鄭但云洒灑也引論語說之蓋古經典祇用
洒埽毛詩二見毛傳云洒灑也說文云古文以洒爲灑埽字鄭

意謂酒與灑假借非字誤也故不徑主大鄭臧庸云玉詩抑酒
掃庭內傳云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毛詩古論俱作酒鄭司
農以今文正字讀之故云酒當爲灑毛公康成知酒卽灑字故
云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魯論以齊古校定必從古作
酒注云酒灑今論語作酒蓋卽鄭氏所定 祭祀脩寢於廟祭
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祭祀脩寢者大宰注云
脩酒除糞酒此脩寢亦卽五寢掃除糞酒之事以祭祀事重故
更謹言之祭義云孝子將祭宮室旣脩牆屋旣設是將祭脩除
之事 注云於廟祭寢或有事焉者鄭以凡祭必於廟而此獨
云寢明時亦或有事於寢故有脩寢也云月令凡新物先薦寢
廟者據月令仲春鮮羔開冰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雞嘗黍孟

秋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云先薦寢廟又季春薦鱄于寢廟是也賈疏云引月令者欲見寢有事彼薦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黃以周云古者禮不備不敢以祭薦禮殺不得行之於廟喪禮有下室之奠吉禮有後寢之薦皆先人神靈所依之處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疏王行者謂王將乘車出行也云洗乘石者所以爲絜清說文水部云洗滌足也引申之洒滌足所履物亦通謂之洗注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者左傳桓十八年杜注云上車曰乘故王所登上車之石謂之乘石賈士昏禮疏謂王后亦履石是也云詩云有扁斯石

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者小雅白華篇文毛傳云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先鄭說與毛同文選任昉勸進箋李注引尸子云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淮南子齊俗訓略同許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惠士奇云乘石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策武靈王立周紹爲傳曰寡人始衍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司不獨人君爲然矣士昏禮婦乘以几易林登几上輿駕駟南遊是上輿皆登几也乘必以几故古文乘從几詒讓案凡登車貴者乘以石其次以几曲禮云尸乘必以几注云尊者慎也依毛詩及尸子淮南書說似乘石爲天子禮趙策所云殆戰國時僭禮之失與掌蹕宮中之事宮

中有事則蹕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疏注云
宮中有事則蹕者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注云
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隸僕
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然則此宮中之事亦闕廟中
矣彼注事爲祭事此不言祭祀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
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卽此官之屬蓋賓客之
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
釋文云做字又作警案警做字同闕人注云蹕止行者與先鄭
此注義同漢書兩吉傳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闕者顏注云清道
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漢舊儀云輦動則左右
侍帷幄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梁孝王傳云出稱警

入稱蹕注云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案蹕蹕字亦同崔氏古今注云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日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互詳宮正疏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疏大喪復于小寢大寢者與夏采祭僕爲官聯也大喪亦兼王后世子言之劉敞黃度以大寢爲路寢小寢爲燕寢金榜云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

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云廟
寢誤案劉黃金說是也吳廷華林喬蔭曾釗莊有可蔣載康說
同此大寢小寢與上五寢及祭祀修寢之寢別卽王之六寢也
大喪夏采復大祖祭僕復小廟廟後之寢非王常行禮之處且
已統於廟諸經皆無復文不當別掌明矣又賈疏云以祭隸僕
職卑位小故使之復於小廟小寢也案據疏則經文疑當作大
喪復于小寢與祭僕云大喪復于小廟同士喪禮疏引此經亦
無大寢二字然祭僕疏又云小寢大寢下隸僕復也夏采疏及
檀弓孔疏引此經亦有大寢二字他職又別無掌復大寢之文
此疏疑有誤又案雜記說諸侯禮云小臣復與此經異疑以小
臣與祭僕御僕同屬大僕故兼官通職與 注云小寢高祖以

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者祭僕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明寢亦隨廟爲稱但此大寢小寢以檀弓證之當爲王居之寢鄭說未然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表以冠縫其舊象與疏掌王之五冕者說文曰部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遂延垂瑱統纁古者黃帝初作冕白虎通義縹冕篇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俯而後仰故謂之冕也釋名釋首飾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云皆玄冕

朱裏延紐者此皆字統下五采纁十有二就爲文明其爲五冕
之通制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服尊也是其義賈疏云古者
纁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立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
卽是上立者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
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
上立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詒讓案
凡五冕皆麻爲之論語子罕篇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集解孔安國云古者纁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
從儉詩周南葛覃孔疏引鄭詁語注說與孔同蓋春秋以後所
改易此經在周初未有純冕之制則無不用麻也江永云古布
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二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纁二

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
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唯喪服
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
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
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金鶚云冕服立衣纁裳以象天地
五冕皆用立色之布覆其上而纁其裏亦象天地之色弁師立
冕朱裏朱當是黃朱卽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
古人象天地皆用立纁穀梁僖三年疏冕上立下纁可知弁師
朱卽纁也案江金說是也朱裏玉藻注亦作纁裏釋名又云纁
下依鄭士冠禮正義纁爲二入朱爲四入深淺小別色大同也
管子輕重已篇說天子五時各服其方色之纁於禮無文不爲

典要賈說冕體廣長之度並據漢禮器制度文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阮諱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已與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邵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案王制孔疏引皇侃說諸侯卿大夫之冕與沈文阿同疑不足據又依賈說冕立表朱裏皆用布王制疏謂朱裏應以緇爲之陳奐又據國語魯語說諸侯夫人織紵纓謂延亦織組爲之用絲不用麻今案古者麻冕則延亦當用麻魯語以延與紵並舉或據後世純冕之制與張惠言云冕武之色無文約以立緇爲之案張說是也武蓋亦立表而朱裏與延色

同經舉延紐而不及武者文不具也 注云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者聯黃丕列校改作連是也詳大宰疏旒俗字當作旒詳後賈疏云按司服祭祀六服皆連冕言之今此惟云五冕者但此弁師所掌冕以旒爲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爲質故此不數之惟有五冕耳詒讓案司服冕服六此云五冕者凡冕服以衣章爲別異大裘而冕亦被衮衣衣冕相同故不數也鄭謂大裘之冕蓋無旒於經無文故爲不敢質定之辭本非篤論陳祥道陸佃王昭禹鄭鏐戴震金榜孫希旦張惠言並據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明大裘被衮衣冕十有二旒而黃度王應電孔廣森宋麟初又謂天子大

冕同十二旂其說尤精與此經下文及禮器玉藻皆密合可爲
定解今攷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郊之麻冕陳
祥道云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
所以示復本也案陳說是也若然晚周之世郊祀之冕亦止麻
純制別不著旂之有無則周初裘冕非無旂之冕可知公羊宣
元年何注云弁加旒曰冕左傳桓二年疏引宋衷世本注云冕
冠之有旒者是有旂乃謂之冕古書無言冕無旂者惟周書王
會篇說成王朝諸侯之事云天子南面立纁無繁露孔注以繁
露爲旂攷天子受朝服裘冕不當無旂蓋文有駁誤互詳司服
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者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賈疏
云玉藻注言雖不同義則不異皆以立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

周禮正義

禮六十

五百四十八

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倪也以低爲號也玉藻孔疏云用二十升之布染之爲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版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版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加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案據玉藻疏是皇侃所見舊本此注作冕延之覆在上唐時定本則與今本同賈疏謂此注與玉藻注不同又以延低一寸餘故

得冕名釋注是以名焉之義則賈所見本疑亦冕在延上與皇
本同今諦審注意實謂延覆冕上前後引出而長故名爲延爾
雅釋詁云延長也卽其義也此與玉藻注以冕上覆釋延正同
孔謂此注釋延不釋冕蓋深得鄭愼唐定本是也皇賈說並誤
延字又作纒左桓二年傳衡紱紼纒杜注云纒冠上覆也案冠
弁並無延杜言冠者冕之通稱也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
者說文糸部云紐糸也又金部云鈕卽鼻也廣雅釋器云鈕謂
之鼻案凡器物之有空竅可穿糸者並得稱鼻冕鼻謂之紐猶
卽鼻謂之紐也武者玉藻云縹冠玄武鄭彼注云武冠卷也古
者冠卷殊賈疏云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
之使得其牢固也戴震云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笄貫之以爲固

案戴說是也賈云紵綴於冕者謂綴於延下也冕延與武殊猶之禮冠之梁與武殊故必於延下綴紐下垂及武復於武旁爲空與紐空正相直而後以笄橫穿紐武之空與纓髻相貫爲固注不云在延下而云在武上者以紐之下垂正當武左右之上非謂紐與武連也若紐卽在武則延與武無由相屬矣紐之初蓋與延同故下注云延紐皆立覆朱裏是也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表以冠繼其舊象與者賈疏云古之紐武并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繼之表以冠繼者貫簪之處當冠繼之中央惠士奇云士冠禮緇纁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纁今之幘梁也髻髮而結之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纁以纁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表纁爲幘然則古曰纁漢

曰幘晉宋曰幘阮元云廣袤以冠縱謂以冠縱之廣袤爲之廣袤也案阮說是也蓋注所謂卷卽武也縱與纒同士冠士昏禮之纒內則之縱注並以韜髮釋之內則孔疏引盧植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曼而用之此禮經之縱也若漢人所云冠縱乃古之冠梁幘之有梁者亦謂之縱故說文糸部云纒冠縱也漢晉元帝紀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纒爲首服冠幘纒卽謂織成冠幘梁之材也然古冠梁廣止二寸而漢之幘梁則冒髮其度甚廣古冠縱全幅韜髮而漢之冠幘纒則不全幅可冒髮而不可韜髮是漢之纒非禮經之纒也惟周時凡冠必先著纒而後以冠加其上漢時冠則先著幘而後加冠故急就篇顏注謂幘常在冠下或單著之是漢之幘雖與周之

周禮正義

禮六十

十九 楚學記本

五百四十八

繩異制而其在下冒髻承冠則一故士冠禮注以漢之幘梁沉
繩也然則漢人通稱冠幘之梁爲繩此注之冠繩卽謂冠梁明
矣凡冠梁覆冒前後屈而屬於冠卷其冠之左右旁面梁所不
覆者卽當簪之處也當簪之處旣梁所不覆故別於卷上出爲
兩瓣以與簪相穿爲固其廣袤則與正面之梁相等但梁材以
一條屈之冒髻前後而兩末咸屬於卷當簪之類紐者則左右
各爲一瓣以蔽髻之兩旁其下屬於卷而上與梁不相屬以此
爲異賈疏未明漢時冠繩卽冠梁與周時韜髮之繩迥異故不
得其指**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纁雜文**
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遽延也
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旂則十二玉也每就閒

蓋一寸朱紃以朱組爲紃也紃一條屬兩端於武纁不言皆有
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入鷩衣之冕
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
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五采纁
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鄭賈讀五采纁十有二句疏云
此據袞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旒也就皆
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以青赤黃白黑
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
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王安
石王昭禹黃度林喬蔭並讀五采纁十有二就句金榜云賈氏
以就字屬下讀誤也經蒙上王之五冕立文不得專明一冕此

言五采纁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纁旂九就其讀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旂爲說先陳就數次陳玉數於玉言皆互文也朱大韶亦云下云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於諸侯言纁旂則五采纁之爲旂可知於諸侯言纁旂九就則天子纁旂十有二就可知於諸侯言璫玉三采則天子五采玉可知五采一成爲一就就自指纁旂言疏謂以一玉爲一成結之經於玉無言就者非也案金朱說足證鄭賈之誤云玉笄朱紱者以美玉爲持紱武之笄追師所爲者也賈疏云以玉笄貫之又以組爲紱仰屬結之也金鶚云古者冕弁上有笄下有瑱笄所以固冕弁亦以縣瑱也皮弁韋弁爵弁皆有笄亦皆有瑱若安髮之笄則服玄冠緇布冠者皆有之孔廣森云王之冕言紱不言瑱諸侯又無紱

皆文不備其項天子亦以玉矣 注云縹雜文之名也者聘禮
注云雜采曰縹案冕縹皆雜織采絲爲之與司几筵縹席典瑞
縹藉義略同云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
遂延也者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注云旒十有
二前後遂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案遂延謂延前後深遂
不關垂旒鄭說非也詳前白虎通義辨冕篇云禮器云天子麻
冕朱緣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案此經王冕縹玉
並五采而禮器云天子冕朱緣藻注云朱緣似夏殷禮也周禮
天子五采藻白虎通及獨斷並以朱緣藻爲周禮金鷄通之云
五采縹但言朱緣以此二采下達於大夫士案金說與班蔡合
亦通唯春秋錄露二代改制質文篇謂黑統首服藻黑白統首

服藻白赤統首服藻赤皆不備五色則與此經義不能強合矣
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繩之每一一而貫五采玉者此鄭讀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爲句凡五采備爲市市卽就也每一旂采
十二就卽十二市每一市綴一玉依五采相間次之鄭此注蓋
依聘禮記圭玉纁藉之制以釋此冕纁謂亦采別爲等采備爲
就然則天子五采纁則一就爲五等一旂十二就凡六十等於
文太繆疑非也竊謂冕纁合五采絲爲纁與纁藉畫韋不同畫
韋聚數就爲一纁合絲則以一就爲一旂蓋每旂一道備五采
一成則十二就卽十二旂也以其一就卽是一旂故經止著十
二就九就之文而不必別言旂數若如鄭說則經不言一冕之
旂數而反詳一旂采色之就數詳略失當於文例疏矣諸侯三

采以下並同其旂玉采次注無說玉藻孔疏引皇氏沈氏說云
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
次玄五采玉既質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一色
者先朱後蒼案皇沈孔依射侯之次以推旂王之采未詳是否
又此王五采玉及下文諸侯璫玉三采並以衆玉而備多采分
之則一玉各自爲一采不得相兼而依許叔重說則是一玉而
兼備五采三采蓋與鄭義絕異詳後疏云十二旂則十二玉也
者通典嘉禮引此注作十二旒旒則十二玉案旒卽旂之俗杜
氏所據此注蓋重旂字十二旂者鄭據經無旂數故補其義旂
則十二玉者謂每一旂有十二玉玉府先鄭注所謂冠飾十二
玉是也今本挽一旂字則似一旂止一玉義不可通矣云每就

間蓋一寸者就間謂采色一布之間鄭玉藻注說遂延云天子齊肩孔疏云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垂而長短爲差云朱絃以朱組爲絃也者說文糸部云絃冠卷也重文組或從弘案冠卷與絃異物許不宜合爲一段玉裁校本依玉篇作冠卷維是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絃經知絃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絃知天子諸侯之絃亦用組也孔廣森云絃唯王朱耳諸侯以青祭義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絃躬秉耒大夫士以緇据士冠禮爵弁皮弁緇組絃纓邊知之二云絃一條屬兩端於武者據記云管仲朱絃注云冠

有筭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又國語魯語韋注云
冕日紘紘纓之無緩者也從下而上不結賈疏云謂以一條繩
先屬一頭於左旁筭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句上於右相筭上
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筭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無筭者
纓而結其條彼有筭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筭與彼同此言
屬於武者據筭賈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筭案賈說是也紘屬
於筭當武處故注通言之云屬兩端於武云纓不言皆有不皆
者賈疏云謂王之五冕纓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
旒皆十二故纓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
五冕旒皆十二玉也黃度云康成以纓不言皆有不皆者非也
五采纓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裏延組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

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組纁旒
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笄朱紱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
著其同也孔廣森云經言五冕皆五采纁十有二就則王之冕
無不十二旒者矣注獨以此爲衮衣之冕與皆文不相會左傳
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之王服於是取數焉案黃
孔說是也王應電宋絳初說同經云王之五冕皆玄冕下云五
采纁十有二就旣無九七遞減之文又不云十二旒屬何冕則
王五冕並十二旒可知禮器說天子之冕藻十有二旒亦不云
諸冕遞減與此經文正相合詳後疏云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旒
則用玉二百八十八者唐郊祀錄引三禮圖說同鄭不知此經
十二旒通關五冕故謂專據衮冕其驚冕以下之旒則減於此

賈疏云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後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入王應電謂冕旒皆十二玉有前無後江永云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王藻前後遂延而誤耳前後遂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遂非謂後亦有旒也王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且衮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金榜云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

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案鄭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大戴
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纁
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案王江金說可正舊說之誤戴
震孔廣森林喬蔭張惠言宋縣初黃以周說並同晏子春秋外
篇晏子曰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此亦謂冕唯前有旒淮南子
主術訓說同今依其義衮冕前十二旒當用玉百四十四也云
鷩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
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一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者隋書禮儀志引禮圖說並同此卽鄭所謂纁有不皆者也依
其說計之鷩冕前後十八旒以十八乘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也
毳冕前後十四旒以十四乘十二則百六十八也希冕前後十

旂以十乘十二則百二十也立冕前後六旂以六乘十二則七十二也王江金說則依鄭所計旂玉各去其半今依孔廣森定王五冕並前十二旂同用玉一百四十四無增減之差也諸侯之纁旂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璫玉笄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立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旂皆就皆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璫塞耳者故書璿作璫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璫惡玉名疏諸侯之纁旂九就者阮元云唐石經原刻作諸侯之纁九就後刮磨重刻纁下增旂按賈疏引經云諸公之纁九就無旂字與石經原刻合此猶上言王纁十有二就纁下不當有旂也詒讓案旂正字當

作瑩說文玉部云瑩垂玉也冕飾經典與皆段旌旗流之游爲之游又省作旂或作旒者旂之俗也此經並作旂注則今本旂旒錯出蓋傳寫之誤賈疏云諸公云纁九就又云纁旂皆就作文與上言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纁玉別文則纁有差降玉無差降此諸公纁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爲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鷩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詒議案五等諸侯冕旂之數據鄭前後注說但云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不云五冕遞減有異故於此破侯爲公以合九就之文賈疏申其義謂公及侯伯子男各以一冕冠罩服王制孔疏引熊氏云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與賈說同然孔氏不從鄭熊

之說而云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
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
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案孔意蓋因鄭說天子五冕旒
依次遞減公以下亦宜然此經上下兩舉諸侯並無依命數
增減之文若如孔說則一命大夫冕當一旒旣不成飾五等諸
侯立冕皆無旒是又不成冕矣今諦玩經文竊謂諸侯冕旒之
數五等當同用九禮器說天子冕藻十有二旒諸侯九金鶩云
諸侯之纁旒九就九就卽九旒此與禮器適合鄭注謂侯當爲
公字之誤失之案金說是也凡諸侯公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
下子男毳冕以下蓋同九旒九就九玉無增減之差故經云諸
侯之纁旒九就不云五等有異然則禮器天子六冕皆十二旒

周禮正義

禮六十

三才學刊本

五百四十八

諸侯五等皆九旂卿卽上大夫皆七旂大夫皆五旂咸視爵爲降殺不隨命數正足與此經相證補獨斷云周禮天子冕朱綠藻十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皋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爲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之制者朱綠九旒卿大夫七旒漢制放周禮自卿以上旂數亦正與此經及禮器合云璿玉三采者釋文云璿本又作玕案說文玉部云玕石之美者無璿字聘義注云璿石似玉或作玕也彼釋文云璿字亦作璿似玉之石然則璿卽玕之別體說文玕字說解亦云一曰石之美者蓋璿玕二字不同而義則兩通又案玕从民聲璿从昏聲古音昏聲與民聲異部不相通後世多淆混莫辨故璿或作玕云玉璿玉玕者賈疏云王不言玉璿

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組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璜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金鶚云笄天子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璜用美石則笄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諸侯之纁旒九就璠玉三采冕旒用璠玉則笄璠亦宜用璠玉璠玉者美石之似王者也下文玉璜玉笄卽承璠玉而言不云璠者省文 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者賈疏云以下別見諸侯又此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爲節故知是公也金榜云經凡言諸公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見諸侯知侯非誤文也案金謂侯非誤文是也金鶚說亦同今定五等諸侯冕旒同九就實非專據諸公之冕而言則侯之不當爲公益明矣云三采朱白蒼也者賈疏云聘禮記公侯

伯纁藉三采朱白蒼故知三采亦朱白蒼也江永云諸侯三采損玄黃不敢用天地之色也云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者賈疏云異謂天子朱紵諸侯當青組紵之等不得與王同也云纁旂皆就皆三采也者鄭意采帀爲就經云璠玉三采則纁組亦每就三采也上公五冕皆以采別三等爲一就一旂九就則二十七等也是爲纁旂皆就依鄭說則經據公冕每旂九就一就之采帀而言實非經義也今攷經云皆就者自謂凡纁皆一旂而備采一就明冕纁就之數卽旂之數耳五等諸侯旂數就數玉數皆以九無不同也云每纁九成則九旒也者旒亦當作旂鄭不知經云九就卽是九旂故補之謂經言纁九成兼見一冕有九旂以互文見義其實非也段玉裁云

此當云每纈九成則九旂旂九玉也今本似脫誤案段說亦通云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者孔廣森云此亦通前後計之用歐陽說也詒讓案鄭意公冕前後十八旂以十八乘九則百六十二也如江氏說去其半則用玉八十一今定五等諸侯冕並九旂九就九玉皆八十一玉也云玉璵塞耳者者說文玉部云璵以玉充耳也或作璵詩鄘風君子偕老篇玉之璵也毛傳云璵塞耳也又淇奧篇充耳琇瑩傳云充耳謂之璵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璵諸侯以石任大椿云毛傳及鄭士喪禮注以充耳爲璵惟充耳以素乎而箋謂充耳所以縣璵卽紱也非璵也攷晏子春秋外篇繡紱疏耳玉篇充耳亦作琇耳說文珥璵也則充耳二字皆從玉當卽璵也旣夕禮記璵塞耳注塞充室然則塞耳

卽充耳金鶚云瑱之制縣之以統上係平筭統與瑱通謂之充耳詩淇奧篇言充耳琇瑩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琇實此指瑱而言也著篇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統而言也旌丘篇言褒如充耳此兼統與瑱而言也毛公以淇奧充耳爲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瑱則非鄭箋以素青黃爲統以瓊華瓊瑩瓊英爲瑱是也案任金說是也瑱與統通謂之充耳亦通謂之塞耳故鄭此注釋瑱爲塞耳檀弓注又釋爲充耳說文糸部亦云統冕冠塞耳者是也塞與充義同故二者互稱詩著疏引孫毓說謂凡禮名充耳塞耳者皆卽瑱統不得謂之充耳非也又案檀弓云練角瑱注云吉時以玉人君有瑱義卽本此經然此玉亦卽琇玉故毛詩淇奧傳謂諸侯瑱以石與天子用玉不同又釋充耳琇

瑩亦云琇瑩美石也而齊風著篇說充耳以素青黃三等毛傳云素象瑱士之服也青青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人君之服也蓋著傳言人君卿大夫之瑱皆以玉者亦當謂石之似玉者卽此經瑀玉之屬非眞玉也張惠言云瑱制無文春秋傳曰幣錦二兩縢一如瑱則其形必圓而長案張說是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黠統塞耳晏子作纁紘琬耳統纁並與衡通別爲寃旁所垂之衡玉與瑱異大戴盧注以纁爲詩之充耳非也詳追師疏云故書瑀作瑱者蓋聲轉致誤徐養原云瑀璵古蓋通用說見圉人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者段玉裁云纁見司几筵巾車案儀禮古文作纁今文作藻藻同藻也禮記有藻無纁黃以周云先鄭旣以纁爲古字宜

云纁讀爲藻不宜云當爲以破之聘禮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藻則藻今字非謂今文案司几筵纁席先鄭亦讀爲藻率之藻黃謂此注當作纁讀爲藻與司几筵注同於義近是但先鄭此讀當本在前章五采纁下後鄭以璫惡玉之訓牽連引之於此非其舊也至先鄭所謂今字止據漢時經典常用字言之與儀禮今文異也又案先鄭意謂此經之纁旂與禮記玉藻同音同物纁取雜文爲名與藻義尤近故讀從之攷說文糸部云纁繅繹蘭爲絲也艸部云藻水艸也重文藻藻或从藻玉部云藻玉飾如水藻之文則寃旂之纁蓋無正字此經作纁禮記作藻皆借字也聘禮之纁今文作藻者乃典瑞圭玉之纁與寃纁異惟玉藻釋文云藻本又作藻亦聲近假借字云璫惡玉名者賈

疏云按許氏說文璠三采玉從玉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璠璠故
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珉石之美者從玉民聲如是經云璠玉
三采當以璠爲正故先鄭從璠爲惡玉名也案賈亦誤以璠與
珉爲一字依先鄭說則璠爲玉不美者之名三采者但一旂之
中備此三采之玉非一玉備有三采也初學記玉部引逸論語
亦云璠三采玉也許說本於彼則謂璠卽爲備三采之玉與鄭
義異金鶚云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通稱玉非必眞玉也注云
惡玉玉之惡者卽石之美者其義一也徐養原云無與武古亦
通用璠疑卽武夫之武說文無砥砮字漢書董仲舒傳作武夫
案徐說亦通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璠象邸玉笄故書會作翬鄭
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

笄檜讀與髀同書之異耳說日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而國人謂反紒爲髀璫讀如綦車轂之綦立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璫讀如簿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毳下抵也以象骨爲之疏玉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者釋文云璫本亦作琪文選東京賦李注引此經注並作琪孔繼汾云琪疑當作璫案孔據說文校也說文玉部云璫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綦聲重文璫璫或从璫無琪字則璫正字璫或體鄭本疑本作璫詩曹風鵲鳩箋讀騶爲璫或卽本此經也琪璫之省周書器服篇有象琪卽弁飾也皮弁者王朝服之弁依鄭後注則韋弁飾等亦與皮弁同 注云故書會作髀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

會謂以五采束髮也者此先鄭讀醴五采爲句五采謂組不謂玉也段玉裁於讀如上增醴字云司農從醴後鄭從會醴讀如馬會之會後人刪醴字非也馬會者卽馬僧後漢書郭太傳注引說文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史記貨殖傳卽駟會徐廣曰駟馬僧也會僧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曰棺用組乃笄者棺葉鈔釋文宋岳珂本並作棺下同今本儀禮作髻鄭彼注云古文髻皆爲括與先鄭所據本異徐養原云棺汪道崑本作棺下同今士喪禮今文作髻乃俗字也古文作括括之與棺猶栝之與棺也案徐說近是束髮之正字當作髻說文髟部云髻繫髮也禮古文作括爲同聲段借字髻卽髻之別體棺亦卽括之別

體也今本作棺棺指聲類亦同但經典書字多作括則宋本作指於形尤近耳書又會省作會莊子寓言篇陳景元音義本云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人閒世篇云會撮指天會撮卽括撮釋文引司馬彪云會撮髻也云棺讀與髓同書之異耳者段玉裁云謂儀禮之棺卽周禮之髓也徐養原云先鄭分髓五采及玉璫爲兩事後鄭合會玉采玉璫爲一事說文骨部髓骨撻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引詩髓并如星按今毛詩作會不作髓許所引者蓋三家詩今無可考此外惟周官故書有髓字先鄭釋此字祇引禮經而不及詩何也其字从骨故訓骨撻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作會也从今書也詒讓案依說文髓字說解則此經當斷髓字爲句五采玉璫爲句骨撻不用玉亦無五采也但

說文不引此經故書疑許固不以此經之論爲骨撻矣引說日以組束髮乃著并謂之櫛者說謂禮今文家舊說鄭士喪禮注云用組束髮也亦與舊說同先鄭先發五采束髮之訓又引禮經之櫛以證義蓋謂周禮之櫛亦取束髮爲義與禮經櫛義同故並引禮說以釋之但先鄭引此諸文自專取束髮之義與著并不相冢此牽連引之耳云沛國人謂反紛爲櫛者釋文紛作絲云本又作紛案說文髟部云髻髻結也髻正字別作紛絲卽紛之變體士冠禮鄭注云紛結髮沛國方言以反紛爲櫛未詳其說疑亦束髮之義故又舉以爲證云瑾讀如綦車轂之綦者段玉裁云綦車轂蓋卽詩之約軼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并飾往往冒玉謂之璫司農不易瑾爲綦也案段說是也

先鄭讀玉璫爲句則義同許書可知云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
會縫中也者大會卽占夢注所謂八會也賈疏云漢歷有大會
小會取會聚之義故爲縫中段玉裁云司農謂猶五采者會五
采束髮玉璫者用玉爲璫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卽上文說冕
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
會之會會訓縫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之壁會任
大椿云攷釋名以皮弁爲合手之形下廣上銳其制當取鹿皮
一幅分解之每片廣頭向下狹頭向上片片縫合自成合手銳
頂之狀縫中日會蓋皮之分解者必以箴功會合之也戰國趙
策麗冠秋縫注梳綦箴言女工之粗蓋以冠無論縹緗必有箴
縷之迹於其有箴縷之處飾以綦玉則不見箴縷矣故不特皮

弁有瑱卽凡冠弁皆當有瑱也戴震云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云瑱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者段王裁改讀如爲讀爲云薄借綦者卽說文糸部之不借縹不借纁屨也釋名齊人云搏腊薄不語之轉內則注綦屨繫也今之鞵帶所以結鞵使不脫故讀瑱爲綦卽訓綦爲帛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爲飾亦謂之綦又非縹仲師叔重說弁飾名瑱也惠士奇云喪服傳注云纁菲今之不借齊民要術云草屨之賤者曰不借釋名不借言賤易有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於文借腊皆以昔爲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爲搏腊廣雅不借屨也其給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屨繫士喪禮綦結於附連絢絢在屨頭

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也任大椿云內則注曰屨繫廣雅曰紵皆可以貫結者也蓋屨下以絲貫絢謂之綦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綦鄭注以屨綦之綦通綦之義則知璉之當爲綦亦取義於貫結也案任說是也文選東京賦云玉笄綦會蓋卽用此經亦不作璉當與鄭讀正同疑後鄭卽本張平子也不借齊民要術及崔氏古今注並云草屨方言云麻作此與喪服注屨菲說同急就篇及釋名則云韋作蓋漢時凡屨屨不論草韋通名不借亦皆有綦蓋鐵論散不足篇云綦下不借卽此薄借綦矣云皮弁之經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者此後鄭讀會五采玉璉爲句也會玉十二韋氏二禮圖引梁正張鉉圖云弁縫十二據禮圖說則弁有十二縫每

縫有十二玉與冕旒玉數相等也隋書禮儀志引五經通義說弁制云高五寸前後玉飾又引魏臺訪議云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賈疏云天子以十二爲飾約同冕旒也孔廣森云冕有旒弁有瑱皆以組貫玉珠垂而下之則爲旒綴而上之則爲瑱故瑱與旒之數同等引詩云會弁如星者衛風淇奥文毛傳云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璆璆而處狀似星也案毛說會弁爲會髮與先鄭義略同引又曰其弁伊綦者曹風鵲鳩文毛詩綦作騏傳云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鄭箋云騏當作璆以玉爲之案作綦者疑亦三家文後鄭引此二詩者證會綦爲紉王之義任大椿云璆璆騏綦通後鄭於詩以璆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璆璆璆綦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

東京賦玉笄綦會綦之從絲璫璫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然則
會弁如星言會而璫可見其弁伊騶言綦而會可見也弁師先
言會而後言璫言會中有璫也東京賦先言綦而後言會言綦
飾於會也黃以周云說文弁飾冒玉謂之璫或作璫此璫字似
不必改讀爲綦鄭箋曹風其弁伊騶又破讀爲璫書四人綦弁
又不破讀鄭意顧命綦弁文在爵弁下是爲士服士之弁會無
玉飾故從本字曹風弁騶本不謂士毛傳云騶綦文也但言結
文似爲無玉之弁故改讀爲璫以明用玉此經旣言五采玉則
璫之爲玉可不待言且但言韃中五采玉璫不言所結義亦不
了故改讀爲綦以明所結案鄭意當如任黃說此注讀璫爲綦
義取於結詩箋則讀騶爲璫義取於玉二注微異毛詩傳讀騶

如字釋爲綦文蓋謂弁色書顧命綦弁僞孔傳云綦文鹿子皮弁釋文引馬融本綦作騏云青黑色孔疏引鄭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馬鄭王書注義雖小異而並據色言之與毛詩傳略同鄭詩箋及此注則字義並不從毛詩孔疏引孫毓申鄭云皮弁飾有玉璫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卽據此經義今攷鄭士冠禮注謂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則與青黑赤黑色並不合詩書傳諸家之義皆不知何據唯江永據詩鄭風出其東門毛傳訓綦爲蒼艾色近白而非白其說近是要書之綦弁自是皮色此經璫自是結玉段令言色則不當以玉璫爲文詩之弁綦不定爲土服則綦璫兩通三經之義當分別釋之不可參合爲一也云鄧下柢也以象骨爲之者任大椿云初學記載魏臺

訪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如魏武帝所作弁柢據此則邸在弁下有周緣之形其象冠之有武墩賈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不特與魏臺訪議不合卽注亦明云下柢則邸在弁下明矣賈疏以爲在頂上亦與下邸二字迂攷爾雅釋器邸謂之柢郭樸注根柢皆物之邸邸卽底通語也根柢皆在下之稱賈疏謂柢在弁之頂上何解於邸卽爲底也典瑞四圭有邸司農云於中央爲璧著四圭一玉俱成此象邸周緣弁下爲弁之邸與璧爲四圭之邸名義正同案任說本陳祥道蓋深得鄭愔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弁經王弼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經服疏注云弁經王弼所服也者據司服文云其

弁如爵弁而素者司服注同今案王之弁經卽加經於爵弁之上鄭謂素爵弁非是詳司服疏云所謂素冠也者據詩檜風素冠文冠弁散文亦通賈疏云詩云庶見素冠今彼素冠謂祥冠與此雖義別同是素爲之云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者司服注義同麻經謂澡麻經也云纏而不糾者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賈疏云但總之經則兩股此環經以一股纏之不糾麤細同耳又司服疏云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卽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不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詒議案釋名釋喪制云環經末無餘散麻圓如環也說文糸部云纏繞也文選鵬賦李注引字林云糾兩合繩植弓云叔仲皮死

其妻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鄭彼注云繆當爲不繆垂之繆案糾繆繆字並通不糾卽謂不紋也漢書王莽傳顏注云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依顏說則環經與總麻之經形制不異非經義也又案凡經有首有要要經以象大帶此環經加於弁則首經也其要經注無文喪服朋友麻注謂亦服弁經而服總之經帶賈彼疏申其義云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經不言帶或有解云有經無帶但弔服旣著衰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大帶此經注服總之經帶則三衰經帶同有可知首言環經則其帶未必如環但亦五分去一爲帶糾之矣引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經服者賈疏云證弁經是弔服之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各以

其等纁旂玉璫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旂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卽乘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疏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經者此通辨諸侯諸臣冕弁以下旂璫之等數也諸侯亦通五等言之其冕飾上文已

見此又重出者侯國孤卿大夫亦有冕故通舉不別也鄭賈破上諸侯爲諸公而謂此諸侯據侯伯子男無公非經義賈疏云及孤卿大夫者此文旣承諸侯之下故鄭以爲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旣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上天子與公不言韋介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云各以其等爲之者賈疏云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又云自此一經揔包諸侯及臣不言天子之臣但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以下冕弁之屬亦各以其等爲之可知案此等自據爵次言之諸侯及卿大夫冕旂飾並不依命數賈說亦非又諸侯之士亦得服弁經不及士者亦文不具也 注云各以其等纁旂玉璽如其命數也者鄭以諸侯卿大夫等纁旂玉璽之數無文故依命數推

之其說非也許後云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
就用玉五十者此鄭依侯伯以下命數爲其冕旂之差侯伯前
後十四就以十四乘七得九十八子男前後十就以十乘五得
五十也今依禮器說諸侯九旂又依江氏說無後旂則侯伯子
男冕旂與公同前九旂九就九玉用玉同八十一也天子之三
公冕旂數與諸侯同又案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鶯冕侯伯服
以助祭七旒用玉九十八義冕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五十
玄冕諸侯服以祭其廟三旒用玉十八禮圖所說並與鄭同但
依鄭說五等諸侯並以一冕冠五服故賈疏謂侯伯子男之冕
亦據一冕如上公而禮圖謂諸侯玄冕三旂則與鄭賈義違未
詳所據又淮南子主術訓高注說冕旂云天子玉縣十二公侯

周禮正義

禮六十

五百四十八

挂珠九伯子男各應隨其命數也此亦依鄭義而謂公侯同九玉則與鄭說又小異疑傳寫之誤云纁玉皆三采者據上文云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者大夫藻藻當作纁各本並誤此謂諸侯之卿大夫也隋志引禮圖云補祭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與鄭義同鄭意公侯伯孤四命前後八就以八乘四得三十二卿三命前後六就以六乘三得十八大夫再命前後四就以四乘二得八也賈疏云四命以下皆據典命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而言詒讓案禮器說冕旒云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以爲夏殷禮孔疏亦云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金鶚云此亦周

禮也蓋大夫士有王朝侯國之異王朝之大夫與諸侯略等士與諸侯之大夫略等然則王朝之士得服冕也上大夫爲卿六命與侯伯等而服毳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子男等而服希冕其冕五旒上士三命與大國之卿等而服纁冕其冕三旒三公與外諸侯之上公略相等雖服鷩冕而有九旒所以等之也案金說是也今依禮器說天子之卿七旒大夫五旒皆不依命數又依江氏說無後旒則天子卿冕前七旒四十九玉大夫冕前五旒二十五玉也諸侯卿大夫旒數無文疑當降王臣一等孤卿同前五旒用玉二十有五大夫前三旒用玉九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卿黼珠六亦未詳所據又天子孤蓋服鷩冕而與卿同七旒上中下士並得服冕亦同三旒九玉此經不具

也詳大宗伯典命司服疏云藻玉皆朱緣者藻亦當作縹賈疏云亦據聘禮記聘臣藻皆三采朱緣而言也云韋弁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者以璫玉采數之差與冕旒同也今依禮器定五等諸侯冕同九旒則韋弁皮弁璫飾亦九玉三采王朝卿璫飾七大夫璫飾五諸侯孤卿同璫飾五大夫璫飾三玉並二采不依命數爲差又左僖二十八年傳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杜注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案子玉之弁蓋卽以瓊爲璫此諸侯卿大夫皮弁得以玉爲飾之證也云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者賈疏云以其弔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就也張惠言云鄭蓋以天

子至卿大夫皆不變弁之弁經服故爲辟積之差等其實天子卽以爵弁君大夫卽以皮弁爲弁經其爵弁不得有辟積也案張說是也辟積與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義同彼謂皮弁之裳當要中辟蹙爲褶鄭此注則謂弁經之弁當縫辟蹙如冕纁之數然經無弁積之文不足據也天子以下弁經之等自以冠衰爲差詳司服疏云庶人弔者素委貌者明不得服弁經也鄭謂庶人以素委貌疑衰爲弔服詳司服疏賈疏云此經不云庶人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土變冕爲爵弁之意也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旂士變冕爲爵弁者賈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

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案鄭賈說並非也無旒則不成冕依禮器旒不隨命數一命之大夫及王之下士亦當立冕三旒士爵弁形制當同章弁皮弁又不與冕同詳大宗伯司服疏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者亦以等降也賈疏云一命大夫及士冕弁旒無旒故知無此等任大椿云注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之大夫及士互相承士不得章弁注所云章弁無結飾蓋指一命之大夫言也詎讓案今定一命大夫士冕亦三旒則弁亦當無旒也云禁令者不得相

僭踰也者尊卑之服各依其等若有僭踰則弁師糾詰之故有禁令也引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卽乘服者彼文不敢作弗敢鄭彼注云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案彼云乘者兼賜車馬言也賈疏云彼諸侯之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歸國告君得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爲僭踰故引爲證也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者任大椿云謂兼於韋弁皮弁之冠飾也賈疏云玄冠緇布衣緇帶素鞶天子以爲田服卽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韋弁皮弁也詒讓案冠弁之冠委貌卽玄冠詳司服疏玄冠玉飾經無文玉府先鄭注釋服玉云冠飾十二玉賈彼疏謂天子冠弁與韋弁皮弁同十二玉王制孔疏亦謂諸侯及孤

卿大夫冠弁采玉之數並同一弁理或然也云不言服弁服弁
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者雜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注云喪者
衣衰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明天子以下至於士喪服制度並
同故經不言也